

行走李庄，回望那时的先生及过往的风骨

□ 文清(眉山)

仔细想来，我的行走与记述，大多都与阅读相关，李庄也不例外。夏天专程绕道李庄的游走，其实简略而粗略。在瓦屋山清静幽雅农家小院，一口气读完李庄镇口购得的几册书籍，很有写上一些文字的躁动，只是数月一直未敢动笔。最近几日，再次翻读文化学者岳南所著《那时的先生》，才发现数月前走过李庄古朴盎然的祠堂、会馆、街巷以及院落之间的闲散脚步，让我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一段文化历史的距离如此之近。

从宜宾城区，过长江大桥，往南溪县城方向不过二十公里，古镇李庄就安静坐落在江上。盛夏八月酷暑的高温，江边水汽氤氲的闷热，让这个季节来李庄的人并不太多。少了热闹景区的拥挤喧嚣，正好让我在李庄多出一种随意和闲适。

在川江航运兴盛的历史上，李庄不过是长江上游一个比较重要的水路码头。七十多年前的抗战时期，却因同济大学、国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所和中博院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等高校、学术机构南渡西迁，分批陆续辗转迁往李庄。诸多大师在艰危困厄岁月里于李庄长达六年的坚守，让这个曾被傅斯年称为“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写就了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一段最为传奇和骄傲的笔墨。

镇口的东岳庙，是同济大学学院旧址。进门正对的影壁上，“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十六个大字，拙朴遒劲，十分醒目。当年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等机构数次搬迁却仍被日机轰炸难以找到栖身之地时，以李庄乡贤张官周、罗南陔为代表的李庄民众向同济大学发出了这十六个字电文。

日寇入侵，国辱城破，很多地方已经拥挤不堪，自顾不暇，李庄只有十六个字的电文，却掷地有声、巨力千钧，大写出这个长江边小镇有见识的乡贤士绅与

温厚淳朴乡民的大义胸襟和民族情怀。

这座不过三千余人的码头小镇，从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六年的时间里，让同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等高校、学术机构的一万多名文化学人及高校师生在这里有了安身立命之所。李庄民众节衣缩食，用自己的宽阔胸怀，为流离颠沛的先生们铺就了一张张简单朴素却又不失温情的书桌。

同济大学旧址旁边，就是如今的李庄中学。同济大学每年都要选派学生来这里支教，据说，李庄中学的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还享有同济大学的优先录取权。我猜想，同济数十年不变来李庄的支文传统，是不是对当年饱受战争摧残难以继的同济学府在李庄得以赓续延绵的一种铭刻与纪念，抑或更是一种感恩与回报。

危难时局为民族文脉传承果敢担当，古镇李庄以及数千民众因其特别的勇气和海量胸怀，堪称川人风骨。而有同样风骨的，更是李庄那个岁月以宽阔胸怀所接纳的诸多先生们。

古镇人口旅游大道左侧的李庄上坝月亮洞，是中国营造学社旧址，也是梁思成、林徽因在李庄工作生活的旧居。

中国营造学社于1940年冬迁李庄后，战争导致庚款来源断绝。李庄的六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因病交加，脊椎病重的梁思成体重还不到五十公斤，林徽因染结核只能卧于帆布行军床，艰难时两个孩子冬天甚至只有草鞋或打光脚。尽管身体严重透支，梁思成和林徽因每天仍在月亮洞简陋的房子里坚持工作，四年呕心沥血，整理完成中国建筑学的扛鼎之作《中国建筑史》和《图像中国建筑史》。

当年，美国的一些大学和博物馆都

来信邀请梁思成夫妇到美国访问讲学，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也力劝他们离开李庄，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但梁思成却郑重声明：“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也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弦歌不辍，穷且弥坚。那时的李庄，似乎都是如梁思成和林徽因一样的忧道不忧贫者。

时穷节乃现。被战争与疾病夺去两位女儿，仍没有耽下手中的殷墟考古整理与研究的考古大师李济；点菜油灯，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和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的生物学家童第周；在板栗戏台子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写出享有世界性声誉《殷历谱》的董作宾；奔走一线调查完成民族学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民族学家董纯声、肖逸夫；从昆明联大到李庄休假期仍抓紧写因躲避空袭遗失的哲学手稿《知识论》的金岳霖；以及文化学者傅斯年、游寿，社会学家陶孟和等——李庄六年，虽然环境清苦，这些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分量极重的先生们时常面对贫病、匪患甚至死亡威胁，却从未放弃自己本分的工作，仍然保持着视学术为生命的高贵与斯文，在这个小小边镇喧嚣的官宦宅院、会馆祠堂、民间小院以及附近的板栗坳深处静虚的边远环境里平静坚韧，为薪火相传安守清苦的学术探索之路，“以挣扎度此伟大的时代”。

“国难不废研求，六载清苦成巨制；室陋也蕴才情，百年佳话系大师。”这是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旧居门楣上的一副对联，或许可谓那些岁月，那些先生们在李庄六年笃求学术最好的注脚与诠释。

不离故国，苦心孤诣，历困厄而弥新，李庄当年先生们的文化自信、学者底

气堪称绝响。李庄，这个在自然地理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川南小镇也因此凸显为一个能与成都、重庆和昆明齐名的全国四大抗战文化的人文学术重镇。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剑桥中国科技史学者李约瑟、美国著名中国史学者费正清都先后到李庄。据说当年寄往李庄的邮件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就可准确送达这里；解放后，从李庄这里走出去成为“两院院士”的就有35人。以上二者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李庄在全国、在世界享有声誉的最好佐证。或许正如岳南先生《那时的先生》书中所述：“一九四零至一九四六，中国文化的根在李庄。”

斑驳的青石阶梯，古色的深宅老屋，仍隐隐透出古镇中央张家祠堂院西迁的数百箱诸多文物存放地的大院，如今已是李庄抗战文化陈列馆。陈列馆门口“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楹联，陈列馆中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记述着李庄及诸多学者为民族抗战的倾力付出。

先生们的言传身教，让在李庄求学的弟子们同样胸怀理想主义情怀。“国破山河在，万众一心杀敌去”，在李庄，同济大学600多名热血青年学生报名参加从军，人数之多成为当时全国高校之最。特别是抗战后期，为配合盟军对日作战，一批有知识的同济师生飞赴印缅，在印缅战场、缅北滇西战场抵御日寇，英勇杀敌，更是让人感佩之。

长沟流月去无声。李庄外的长江，静水深流，似乎仍在向后人记录和讲述虽时局艰难但仍不离故土上的先生们当年那种坚忍与坚守，以及责任与担当。行走李庄，回望七十多年前诸多先生和弟子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留存的文脉及傲然风骨，惟有景仰。

我没有刘海儿已经很久了。

人到中年，额头横纹渐生，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帘刘海儿的掩护和帮助。可是，我的刘海儿哪去了呢？我这个丢三落四的人，究竟是在哪一年，哪一年的哪一天，哪一天的哪个时刻把我的刘海儿给弄丢了？

曾经看过一组漫画：某君只有三根头发，这日晨起，他手拿梳子对镜梳妆，他决定用这三根头发梳个背头，结果向后一梳，掉了一根，只剩下了两根头发，他果断决定梳个中分，可是，向两边一梳之际又梳掉了一根，最后，此君郑重决定，用这仅有的一根头发梳个一边倒。

忽然觉得自己很像那个漫画里的某君。即使脑袋上的头发只剩了最后一根，也要拼命保持一个美好的发型。想想我的那帘刘海儿也是在这样梳来梳去的岁月中就这样被郑重地一根一根地梳没了。

其实，我从来都不敢大声说我的刘海儿已经消失了。因为那样，我的刘海儿就会集体跳出来强烈谴责我：“喂，难道不是你让我们前方去支援后方的吗？你这没良心儿的！”我将无言以对。

人到中年，脑袋上的头发就像余生的日子一样每天都在减少，头顶开始像僧尼一样渐露些许秃顶，慌得我急忙把刘海儿们养长了全部梳上去，让它们集体汇入满头长发中继续在风中飘扬，好让我整个人看上去依旧山河无恙，岁月静好。当然，我也完全可以倾其所有，把所有的头发都梳到前边来，以保证乌云压顶并垂下一帘厚厚的刘海儿以示体面，可如果那样，我的后脑自会骂我没脑，我总要顾全大局。

据说每颗脑袋上都长着至少十万根头发，想想十万大军驻扎在我们的头颅之上，盘踞在我们肉身的制高点，这是何等重要的事情！自古以来，所有的理发师们都骄傲地宣称自己掌握的是顶上的功夫，这一点，就连最顶级的武林高手都没敢反对过。衣裳们包裹的全是裸体，头发们覆盖的都是光头。裸体们因为穿了不同的衣裳而分出了富贵与贫贱，低俗与高雅；光头们因为覆盖了不同的头发而显露出不同的追求与修养，味道与风情。人没头发，如西湖无柳，李白无酒，如四季无春，多少都有些遗憾。虽然我不得不承认光头也是一种发型。

人秃了脑袋自可与日月同辉。男人们自可顶着一颗鸭蛋为这世界增添些光明，即使半秃，也常常会被“地方支援中央”，用几缕残发笼罩着智慧的脑壳，时刻显现出月朦胧鸟朦胧之意境，着实可爱得紧。女人们却不敢这样。男女平等吗？至少在头发的问题上永远都不敢苟同。女人的头发，盘上去是顶上的风景，泄下来是肩上的瀑布，是脑后的江河，是飘在风里的诗，是唱给人间的情歌。女人无发，何以唯风浩荡？何以关关雎鸟，君子好逑？要知道，千古以来，秃着一颗脑袋还能留住君子的只有一个感业寺的武媚娘啊，连第二个都没有。试想，当年那个用叉杆不小心砸了西门庆脑袋的潘金莲，若不是生着两腮的桃花和满头的乌云，那波皮西门庆岂能饶得过她？那厮定会捂着头上的大包让这个不长眼的臭婆娘给自己赔上大大的一笔银子（虽然这样对潘俏娘来说或许更幸运些）。

偏我天生就是个头发少的，我所有的亲人们都告诉我我不顶重发。我常常流着口水艳羡着别人头上那雄狮般蓬勃的厚发，艳羡着人家冬天可以当围脖夏天可以当遮阳伞，而我空活半生，竟连一个辮子都没长过。

乡亲们为了生活需要，自发实施人工打井。青岗堰区域的第一口井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位于河坝旁边的桥头上。后来，由于河水质量进一步恶化，各家各户或两三户联合打井抽水。因地下硝酸盐重，水质都不好。令人欣慰的是，几年前镇上为群众解决了吃水难问题，统一安装了自来水，老百姓拍手称快。

今日青岗堰区域，村村户户道路建设有了新发展。小汽车、农用车几乎可以开到每户农家，据说近期将对道路进行加宽、硬化，进一步改善乡村交通条件。耕作机、打谷机的普及，代替了千百年的耕牛、拌桶，在广袤开阔的田野，你也看不到牧童归来，煤、电、气进村，炊烟袅袅升起的情景基本上看不到了。

为了进一步改善名山河的水质现状，政府关停了污染企业，整治沿线排污，同时安排资金投入，从青衣江引水注入名山河。现在，河里的青苔更加繁茂，更加悠然……

（作者单位：荣经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作品获一等奖。本文有删减。）

我究竟还有几根头发？我恨不得每天都数一遍。

门有门帘，窗有窗帘，我怀念着我的那帘刘海儿，和在刘海儿的呵护下曾经光洁如玉的额头。我开始用桃木梳子勤奋梳头，像农人在精心耕耘着自己的田地。我开始把每天掉落的头发都小心收起，一根也不放过，蓄满了一个又一个的香囊，即使出门也不例外。别问我为什么，也许我只是想颗粒归仓。

我曾尾随一位梳着两条大辫子，步态出尘肤色美好的女子达三条街之久，看她脑后两条乌黑油亮的麻花辫长及脚踝，辮梢儿上两只鲜艳的蝴蝶在她身后一甩一甩地动，总也看不够，总也看不够。回家后仍在想：那么长那么粗的两根大辮子，她睡觉时是放在被窝里呢？还是放在被窝外呢？那晚，我失眠了。

我也曾心血来潮买过一顶用真头发做的假发，薄薄的一层披肩发，有刘海儿，居然花掉我七千多银子。那假发戴着毕竟不怎么舒服，我只戴过一次就把它收藏起来了。买假发回来的火车上，我发现坐在我对面的那个银盆大脸的美妇人，她硕大的脑袋上至少长着四十万块钱的好头发！那晚，我又失眠了。

四十岁以后，我的额前就不再有刘海儿了，脑门光光，无依无靠，正好做一名勇士，直面惨淡或充满幸福的人生。我不再羡慕别人变化多端的发型，我的发型只有一种，自由生长，长发及腰。我对我的头发们说：“我对你们的政策是来去自由！”

我的头发们知道我所有的身世和秘密。

她们记得我梳过的所有发型：我奔向天空的两只小抓髻，我弯弯的羊角辮儿，过肩的麻花辮儿、齐肩的荷叶头，高高的马尾巴，飘在脑后的长波浪，挽在脑后的梅花髻……她们记得老祖母给我梳头时那双慈祥的手有多温暖；她们记得父亲给我梳头时有多么的耐心和疼惜；她们记得母亲从年集上给我买回的头绳和辮花们曾带给我多少尖叫的喜悦；也记得我十八岁结婚那天盘起的华美发髻曾照亮过整个秋天……后来，给我梳抓髻的老祖母走了；再后来，给我编麻花辮儿的父亲也走了，给我买红头绳的母亲也病倒了；再后来，只有十岁的弟弟把我送到了婆家，那人比我大六岁，如父如兄，他喜欢梳理我的一头长发，他的手很热；再后来，那个19岁就生了女儿的小女孩儿，自学了从高中到大学的全部课程，生命不息学习不止，每天都要对这个世界进行新的探索与发现，她的头发曾经大把大把地脱落，又大片大片长出来，就像她旺盛的好奇心一样，一直都在。

据说人生是从四十岁开始的，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刚刚迈开腿就做了外婆。我现在每天和我的头发们相亲相爱，相互温柔以待。我不再企图数清她们了，我怕我八十岁的老母亲和三岁的小外孙女一齐骂我：“幼稚！”

我常常在对镜梳妆时看到这样一幅画面：许多许多年以后，我已经很老很老了，每天都会在藤椅上补年轻时没有睡够的觉，每天无数次被自己的鼾声惊醒。孩子们常来看我，连我的小外孙女都已经是人到中年，青春不再。有时，风会把我的重孙女给吹过来，她袅袅婷婷，长发在风中猎猎。她饱满美丽的额头上覆盖着我的那帘刘海儿，刘海儿下一双若隐若现的大眼睛正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新奇的世界。有风吹来，吹乱了我们的眉眼儿，还有我一生的岁月和芳华。

“寻找最美家乡河湖”获奖征文

老家的名山河

□ 梁华(雅安)



绿水青山家乡美(袁杰 摄)

最近去了我的家乡名山永兴镇，老家在场镇对面名山河经过的一个叫青岗堰的地方，河水的水依然欢快地流淌，令人欣喜的是，河里消失了20多年的青苔又出现了，青青的、长长的，在清清的河水里，在浪花之下、卵石之上悠然摇曳。青苔，是水生苔藓植物，色泽翠绿，常常生长在水中，附生在水底的石块或岩石上，春暖时抽丝发青，青丝又长又绿。

青岗堰与名山河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也是我的童年和幼年时期，由于家处河边，和小伙伴玩耍的主要场地自然是青岗堰附近的河边、河坝、河水了。这里要说的青岗堰就在名山河经过永兴场镇旁边时形成的大漩湾沱的下游。青岗堰顾名思义主要是选用河里的青岗石垒砌而成的，它将名山河水全部拦断，河水被引到右岸，作为水碾、水磨的动力。

名山河是名山县五大河流中的主要河流。据《名山志》记载：名山河发源于蒙山西麓王家山，始段称后延溪，东流入名山境内转向南流，穿名山城转向东流。经江落口，在下游坪转向南流，蜿蜒于永兴镇境内，经永兴镇政府驻地，再经罗土扁，东至金龙村纳入最大支流延溪河后，南流入雨城区境内，至龟都府注入青衣江。名山河原为青衣江干流，新构造运动新带一带隆起后成为倒淌河。河长50公里，流域面积为390平方公里。在具境内长37.6公里，流域面积212.7平方公里。

洪水

可以说，名山河是名山人民的母亲河。特别是河中又见青苔，使我联想起许多，又顺着这一现象了解到许多……

很小的时候父母经常说我是大水冲来的，开头有些不理解，说的次数多了才隐隐约约知道，在我出生前不久涨了一次特大洪水，水淹到我房子的窗口，离地面四五尺。有关资料记载，名山县是全国降水量较多的地区之一，年均降水量1481毫米。1964年降水量最多，达到2119毫米，一日最大降水量达310毫米，时间是1964年7月21日。

我幼年时期一直没有见到过那么大的洪水，但涨小水和中等洪水是经常的事。过河的古石桥又矮又长，弄得在对面学校上学的小伙伴们经常过不了河或者放学回不了家。1992年8月又发生了一次水量仅次于1964年的洪水。这年8月12日晚上至13日早上，大雨倾盆，山洪骤至，县城降水210毫米，名山河泛滥成灾，洪水超过县城水位警戒线两米，沿河街道和低矮房屋进水。重灾区为名山河

沿岸的城东、蒙阳、城西、永兴、红岩等地。交通中断，桥梁损毁；30多家企业、40多个单位被淹，城关粮站仓库进水淹了粮食上千吨；“8·13”特大洪灾中，水淹到我家一尺多深，厨房的土墙倒塌，农田庄稼损毁。全县4500多家居民、农户被淹，毁坏房屋8500多间；受灾稻田1380公顷，受灾玉米84公顷，损失粮食230多万公斤；冲毁河堤24920米，堰渠67处，电力设施12处；冲走牲畜45头，死1人，伤多人；直接经济损失2000万元。

名山河的大小洪水是经常见到的，但洪水之后要不了三五天河水就很快清澈见底，沿河居民的日常生活用水都来自这条名副其实的母亲的河。春夏季节，青苔繁殖，又长又绿的青苔几乎布满了河底。

河坝、草坪与古石桥

青岗堰的下方有两个大河坝，一个紧挨着堰坝，周围被水流包围着，成了一个三面环水的岛屿，另一个在磨房外古石桥的东端。两个河坝的面积总共有差不多两个足球场大。对面就是我的老家，紧挨着有七八户邻居，住房外面稍低两米多的河边是一个大草坪。草坪长满了青草，常年都是青青的，清清的河水在草坪旁流淌，青苔在水里悠然地漂动，自由自在……

河坝草坪常常是乡亲们的晾晒场地，每到收获季节，草坪上铺满了晒垫，金黄的稻谷、玉米布满了河坝。草地也是小娃娃们放牛的可选场地，一边放牛一边在河里洗澡、逮鱼。因为距公社、场镇很近，草坪上还经常放坝坝电影，吸引了周围几里地的人们来观看。我还清楚地

记得那时看的电影有《卖花姑娘》《红灯记》《闪闪的红星》等，还放过两次花炮，场景壮观，人山人海。

通往永兴场镇的交通要道是磨房外的古石桥。古石桥连接着有三座，一座是主桥，一座是碾房磨房出水沟的小石桥，另一座是对面场镇半边街下坡后与河坝连接处的“三洞桥”。主桥共24洞，长约50米，每洞用三根大石条并排着做桥面，桥底、桥墩和桥的下游支撑都是相同材质的石料。旁边的小石桥，“三洞桥”所用的材料也大致相同。主桥被大水冲垮一两个洞的情况有好多次，但石条都不会冲好远，水消退后马上就安排劳力抬上去安好，及时恢复通行。

随着时代的发展，古石桥已经不能适应需求。上世纪90年代初期，在各级的支持关心下，乡亲们纷纷投劳出力，在古石桥下游50多米处又建起了一座混凝土公路土桥，下游相隔一米处还修建了几个较高大的桥墩，准备再修建一座较大的水泥平板桥。50米之内，竟有大大小小五座桥梁！有过客见此情景，深为感叹：如此密集的桥梁，可否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今日青岗堰及其他

青岗堰是名山河上的一个显著建筑，也是一个地名代词，地处要地，历史悠久。有了它才有水碾、水磨、榨油房，古石桥，还有河坝、草坪相伴，发生过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故事。时代变迁，洪水袭来，沧海桑田。今日的青岗堰依然将大部分名山河水控制到水碾进水口，但水碾、磨房只能看到残存的痕迹，榨油房已经



齐鸿 摄

通锦桥